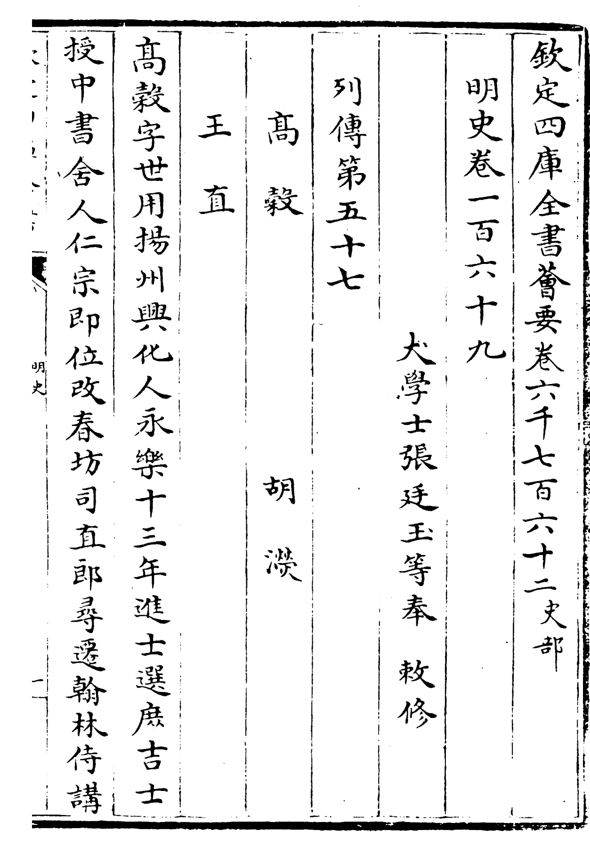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六十二史部

明史卷一百六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五十七

高穀　胡濙

王直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

英宗即位開經筵楊士奇薦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侍講讀正統十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内閣典機務景泰初進尚書兼翰林學士掌閣務如故英宗將還奉迎禮薄千戸龔遂榮投書於穀具言禮宜從厚援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徧示廷臣曰武夫尚知禮況儒臣乎衆善其言胡濙王直欲以聞穀曰迎復議上上意久未決若進此書使上知朝野同心亦一助也都御史王文不可已而言官奏之詰所從得穀對

曰自臣所因抗章懇請如遂榮言帝雖不從亦不之罪

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易儲加太子太傅給二俸應

天鳳陽災命祀三陵振貧民七年進謹身殿大學士仍

兼東閣內閣七人言論多齟齬穀清直持議正王文由

穀薦數擠穀穀屢請解機務不許都給事中林聰忤權

要論死穀力救得薄譴陳循及文搆考官劉儼黄諫帝

命禮部會穀覆閱試卷穀力言儼等無私且曰貴冑與

寒士競進已不可況不安義命欲因此搆考官乎帝乃

賜循文子中式惟黙林挺一人事得已英宗復位循文等皆誅竄穀謝病英宗謂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内閣議迎駕及南内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舟以歸尋復賜敕奬諭穀既去位杜門絶賔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天順四年正月卒年七十穀美丰儀樂儉素位至台司敝廬瘠田而已成化初贈太保謚文義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髪白彌月乃黒建文二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戸科都給事中原闕二字

之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并訪仙人張邋遢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

為飛語謗太子帝改溁官南京因命廡之溁至𥫗疏馳上監國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帝悅仁宗即位召為行在禮部侍郎溁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億供億之煩帝皆嘉納既聞其嘗有𥫗疏疑之不果召轉太子賔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宣宗即位仍還禮部左侍郎明年來朝乃留行在禮部尋進尚書漢王反與楊榮等贊親征事平賚予甚厚明年賜第長安右門外給閽者二人賜銀章四生辰賜晏其第四年命

兼理詹事府事六年張本卒又兼領行在户部時國用
漸廣濙慮度支不足謁租詔下輒沮格帝嘗切戒之然
眷遇不少替嘗曲宴濙及楊士奇夏原吉蹇義曰海內
無虞卿等四人力也英宗即位詔節冗費濙因奏減上
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費大省正統五
年山西災詔行寬卹既而有採買物料之命濙上疏言
詔旨宜信又言軍旗營求差遣因而擾民宜罷之皆報
可行在禮部印失詔弗問命改鑄已又失被劾下獄未

幾印獲復職九年年七十乞致仕不許英宗北狩羣臣聚哭於朝有議南遷者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也與侍郎于謙合中外始有固志景帝即位進太子太保楊善使額森濙言上皇蒙塵久宜附進服食不報上皇將還命禮部具奉迎儀濙等議遣禮部迎於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塲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内議上

傳吉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
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為太上
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禮部其會
官詳察之濙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篤親親耳帝曰
昨得太上皇書具言迎駕之禮宜從簡損朕豈得違之
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為書投大學士高穀穀言
奉迎宜厚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以朝與王
直等共觀之直與濙欲聞之帝為都御史王文所阻而

給事中葉盛竟以聞人同官林聰復刻直濙穀等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有詔索書濼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倣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上皇至居南城宮濙請帝明年正旦率羣臣朝延安門不許值上皇萬壽節請令百官拜賀延安亦不許三年正月與王直並進少傅易太子加兼太子太師王文惡林聰文致其罪欲殺之濙不肯署遂稱疾數

曰不朝帝使嬰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傳聞欲殺林聰
殊驚悸耳聰由是得釋英宗復位力疾入朝遂求去賜
璽書白金楮幣襲衣給驛官其一子錦衣世鎮撫濙歷
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及歸有三弟年皆七十
餘鬚眉皓白燕聚一堂因名之曰壽愷又七年始卒年
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節儉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能
以身下人在禮部久表賀祥瑞以官當首署名人因謂
其性善承迎南城人龔謙多妖術濙薦為天文生又薦

道士仰彌高曉隂陽兵法使守邊時頗譏之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洪武十五年以明經聘至京時應詔者五百餘人伯貞對第一授試僉事分巡廣東雷州復呂塘廢渠清鹽法會罷分廵官召還為戸部主事以父喪服闋不時起謫居安慶建文初復以薦知瓊州崖黎相仇殺以反聞且用兵伯貞捕其首惡而兵遂罷瓊田歲常三穫以賦軍軍不時受俟民乏乃急斂以要利伯貞為立期三輪之弊始絶居數年大治流民

占籍者萬餘憂歸卒於家直幼而端重家貧力學舉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與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讀書文淵閣帝善其文召入內閣俾屬草尋授修撰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侍郎學士如故五年出涖部事尚書胡濙悉以部政付之直處之若素習者八年正月代郭璡為吏部尚書十一年戶部侍郎奈亨附王振搆郎中趙敏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二法司廷鞫論亨斬

直等贖徒帝宥直義奪享新俸帝將親征額森直率廷臣力諫曰國家備邉最為謹嚴謀臣猛將堅甲利兵隨處充滿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敵肆猖獗違天悖理陛下但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鋭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况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為不可帝不從命直留守王師覆於土木大臣羣請太后立皇子為皇太子命郕王攝政已勸王即位以安反側

時變起倉卒朝臣議屢上皆直為首而直自以不如于謙每事推下之雍容鎮率而已加太子太保景泰元年額森使使議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決直率羣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徼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僇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耻廼者天誘其衷額森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於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偽而撫納之奉太上皇

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涖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眷益隆誠古今盛事也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為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尋衛拉特別部阿拉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為言於是帝御文華殿門召諸大臣及言官諭以宜絶狀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帝不悅于謙前為解帝意釋羣臣既退太監興安趨出呼曰若等固

欲遣使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直大言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其禄敢辭難乎言之再聲色愈厲安語塞乃議遣使命李實羅綺往既行而衛拉特汗托克托布哈及額森使先後至將遣歸使者謂館伴曰中國關外十四城皆為我有前阿拉知院使來尚遣人偕往今亦必得大臣同行庶有濟胡濙以聞下廷議直等固請乃遣楊善等報之比實還又以額森使至具言額森欲和狀直與寧陽侯陳懋等上疏請更遣使齎禮幣往迎上皇不

許復上疏曰臣等與李實語且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額森意也昨者托克托布哈及阿拉知院使來皆有報使令額森使以迎請為辭乃不遣使與偕是疑敵而召兵也又不許已而實自言於帝帝第報額森書就令楊善迎歸而已直等復上言今北使已發願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然衆志難犯違天不祥彼將執為兵端邊事益棘京歸亦不得

高枕臥矣帝乃命羣臣擇使直與陳懋等請仍遣實報曰俟善歸議之御史畢鑾等復上疏力言就令彼以詐來我以誠往萬一不測則我之兵力固在帝終不聽已而善竟奉上皇還二年額森遣入貢且請答使直屢疏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瘡痍未復宜如其請遣使往以覘虛實開釁其善不許無何額森遣騎入塞以報使為辭直與羣臣復請之卒不許直等乃上疏言陛下銳意治兵為戰守計真大有為之主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

為寇宜敕沿邊守臣發兵遊徼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陛下於機務之暇時召京營總督總兵詢以方畧誠接而禮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帝曰善明年正月進少傅帝欲易太子未發會思明土知府黄玹以為請帝喜下禮部議胡濙唯唯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當署名直有難色陳循濡筆强之乃署竟易皇太子直進兼太子太師賜金帛加等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為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景帝疾亟直濙等

會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為皇太子推大學士商輅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貞等奪門迎上皇復位殺王文等疏草留姚夔所嘗出以示郎中陸昶歎曰是疏不及進天也直遂乞休賜璽書金綺楮幣給驛歸直為人方面修髯儀觀甚偉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紀注之事多出其手與金谿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直以次當入閣楊士竒不欲也及長吏部益鷹

愼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積為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朝廷以直老命何文淵為尚書佐之文淵去又命王翺部遂有二尚書直為尚書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帝優禮之免其常朝比家居嘗從諸佃僕耕蒔擊鼓歌唱諸子孫更迭舉觴上壽直歎曰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

閣令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天順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穳仕至翰林院檢討亦以學行稱曽孫思自有傳

贊曰高穀之清直胡濙之寬厚王直之端重蓋皆有大臣之度焉當英景之間國勢初更人心觀望執政任事之臣多阿意取容而穀惓惓於迎駕之儀直侃侃於遣使之請皆力持正議不隨衆俛仰故能身負碩望始終一節可謂老成人矣惟易儲之議三人者心知其非

而不知附和抑獨何歟

明史卷一百六十九

明史卷一百六十九考證

高穀傳千户龔遂榮投書於穀　臣章宗瀛按是時遂榮獻書隱其名曰修史先生及給事中葉盛奏其書景泰怒甚索上書人急龔遂榮遂自投首繋獄久之始釋見識大録與傳所載互異謹附考

高穀傳都給事中林聰忤權要論死　臣章宗瀛按林聰嘗疏劾王文文怨之求其罪不得會聰囑鄉人於

吏部文選郎中阿文意出其手書欲置重法賴轂言得免死見王鏊守溪筆記傳所言權要葢指王文也謹識

髙轂傳陳循及文構考官劉儼黄諫　臣章宗瀛按陳循王文以其子入試不中因言解首徐經故賈人子儼等受其賂而以冠多士景泰為之增解額乃已見明王世貞别集傳未詳謹附考

胡濙傳遣濙頒御製諸書　臣章宗瀛按所頒御製諸

書乃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三種見明永樂
實録謹附考

胡濙傳官其一子錦衣世錦撫　臣章宗瀛按濙子名
長寧濙歸里後遣其詣闕申謝因授以官見明實録
謹附考

王直傳請復立沂王為皇太子推大學士商輅草疏未
上　臣章宗瀛按明商輅撰姚夔墓志紀此事甚詳
疏中有云陛下為宣宗之子當立宣宗之孫正位東

宮夔又舉筆添一復字直淓等咸稱善時為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至十七日而石亨等變作謹附考後贊惟易儲之議三人者心知其非而不免於和抑獨何歟　臣章宗瀛按高穀胡淓王直皆負一時重望易儲之議不免於九十一人隨同署名較之李侃林聰等力争者稍覺有愧擬改贊内始終一節二句云惟易儲之議三人者心知其非而不免附和抑獨何歟即以次行空白匀刻謹識

明史卷一百七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五十八

于謙 子冕 吳寧 王偉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為傾聽顧佐為都御史待寮屬甚嚴獨下謙以為

才勝已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蘄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寃囚數百疏奏陜西諸處官校為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為直省廵撫乃手書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廵撫河南山西謙至官輕騎徧歴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即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小有水旱輒上聞宣德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

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户隨分支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預備糧有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為官屯以資邊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在官九年遷左侍郎

食二品俸初三楊在政府雅重讓讓所奏朝上夕報可

時三楊主持而讓每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

能無望正統六年入朝時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

姓名類讓者嘗忤振誣上疏薦參政王来孫原貞自代

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讓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

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左遷大理

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讓者以千數周

晋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讓巡撫時山東陜西流民就食

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發河南懷慶二府積粟以振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內外艱皆令歸治喪旋起復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額森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極諫不聽埜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為郕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

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讜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即遷本部尚書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讜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啓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讜袍袖為

之盡裂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謙颺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儀

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羸米為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為廵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為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十月敕謙提督各營軍兵而額森挾上皇破紫荆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歛兵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

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德勝門外當額森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敵彰義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

監與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初額森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閹喜寧嗾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邀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額森氣益沮庚申寇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計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額森弟博囉平章茂諾海中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禦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却而内官數百

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興被流矢死寇遂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竑及福壽援至寇乃却相持五日額森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乃益兵守真保涿易諸府州請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景泰元年三月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圍萬全

敕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謙請駐兵居庸關寇來則出關勦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徃而額森隨入寇既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冑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和者初額

森多所要挾皆以喜寧為謀主上皇乃紿寧至邊竅敕
擒之讙又討授王偉誘誅間者小田兒且因諜用間請
釋忠勇伯巴爾台家許以封爵使陰圖之額森始有歸
上皇意遣使通款京師稍解嚴讙上言南京重地撫輯
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内外守備
及各廵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
及鎮守中官在内地者于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
額森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

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挾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歸謙力也上皇既歸衛拉特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賚不厭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来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

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擇精鋭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營之制自此始具兵志中衛拉特入貢每攜故所掠人口至譓必奏酬其使前後贖還累數百人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額森入寇多為内應譓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内患以息楊洪自獨石入衛八城悉以委寇譓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

守八城遂復貴州苗未平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讜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讜以上皇雖還國恥未雪會額森與托克托布哈構怨請乘間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讜之為兵部也額森勢方張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黄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苗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讜獨運當軍馬倥偬變在俄傾讜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暫

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畧閎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東宮既易命兼宮僚者支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鋌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嘗遣使往真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謙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

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譏者亦往往嫉之比冠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譏上功簿不實御史顧曜言譏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内閣奏行譏據祖制折之户部尚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捃摭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衆議用之得以盡所設施譏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勲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

不快也徐珵以議南遷為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稍稍
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
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
而得世侯内媿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
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
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于公議得
乎臣于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都
督張軏以征苗失律為謙所劾與内侍曹吉祥等皆素

憾謙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即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玹搆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辨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辨何益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吾豫言謙

罪當族讜所薦舉諸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請榜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讜為口實讜自值額森之變揞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讜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産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及籍没家無餘貲獨正室鐍鑰甚固啓視則上賜蟒衣

斂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寃之指揮多喇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歸塋杭州逵六合人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謙死既而亨黨陳汝言代為兵部尚書未一年敗贓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俄有邊警帝憂形于色恭順

俟吴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冦至此帝為黙然是年有貞為亨所中戍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白成化初冕赦歸上疏訟寃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弘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歴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絶冕字

景瞻廕授副千戸坐戍龍門謙寃既雪并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居官有幹局累遷至應天府尹致仕卒無子以族子允忠為後世襲杭州衛副千戸奉祠吳寧字永清歙人宣德五年進士除兵部主事正統中再遷職方郎中郕王監國謙薦擢本部右侍郎謙禦寇城外寧掌部事命赴軍中議方畧比還城門弗啓寇騎充斥寧立雨中指揮兵士移時乃入寇既退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勤王兵寧曰是益之使

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以疾乞歸後不復出家居三十餘年卒寧方介有識鑑嘗為謙擇婿得千户朱驥謙疑之寧曰公他日當得其力謙被刑驥果歸其喪葬之驥自有傳王偉字士英攸人年十四隨父謫戍宣府宣宗巡邊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引為職方司郎中軍書填委處分多中窾會遂薦擢兵部右侍郎

出視邊叛人小田兒為敵間謙屬偉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偉喜任智數既為謙所引恐嫉謙者目已為朋附甞密奏謙誤冀自解帝以其奏授謙謙叩頭謝帝曰吾自知卿何謝為謙出偉問上與公何言謙笑曰我有失望君面規我何至爾邪出奏示之偉大慙沮然竟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踰年告疾歸卒

贊曰于謙為廵撫時聲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及時

遘艱虞繕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身繫安危志存社稷厥功偉矣變起奪門禍幾猝發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當時莫不稱寃然有貞與亨吉祥相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得復官賜卹公論久而後定信夫

明史卷一百七十

明史卷一百七十考證

于謙傳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　臣章宗瀛按謙按江西時藩府以和買為市廛害懲治之無所避見獻徵録傳未載謹識

于謙傳廵撫河南山西　臣章宗瀛按謙為廵撫在宣德五年九月維時同被命者尚有周忱趙新趙倫吳政曹弘五人謙最少甫三十三歲見明實録謹附考

于謙傳宣德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　臣章宗瀛

按明實録謙以正統六年三月下獄五月釋為大理寺少卿未幾復以吏民之請仍出撫此處其疏言河南山西積穀乃宣德六年事刻本誤作正統依次類叙轉似下獄在正統六年後與實録不符正統當係宣德之訛謹據改

于謙傳正統六年入朝時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因謙疏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

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譓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下法司論死繫獄
臣章宗瀛按三楊本傳士奇以正統九年卒溥以十一年卒惟榮卒於正統五年譓之入朝被陷在六年則不得云三楊已前卒也考傳内前標正統係宣德之誤已為訂改此處應添正統紀年則下文所云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方有根謹擬改及是三楊已前卒句作正統六年入朝而改次行譓入朝三字作因譓疏薦云云叙事較明

於字數亦合謹識

于謙傳額森弟博囉平章茂諾海中礮死　臣章宗瀛

按是役謙先已遣諜探知英宗駐駕地距營遠故以

火礮擊額森營死者數千人見明張翊琬琰錄謹附

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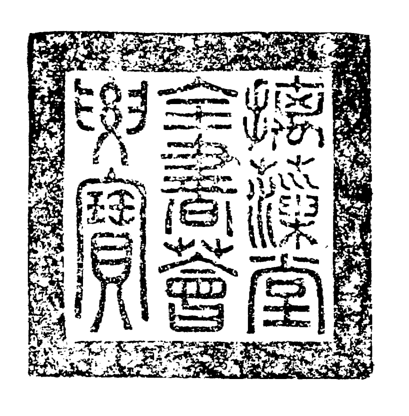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于謙傳額森多所要挾以喜寧為謀主上皇乃紿寧至

邊密敕擒之謙又計授王偉誘誅間者小田兒　臣

章宗瀛按識大錄大事記載喜寧與袁彬俱從英宗

至北寧乃為額森謀告以中國虛實又因袁彬忠勤
説額森誅之英宗乃與彬謀偽告額森以令寧赴邊
索餉而置書寧從人衣中邊將得書遂擒寧是喜寧
之擒實出英宗與謙無預也擬改謙密令二句作上
皇乃紿寧至邊密敕擒之下接謙又計授王偉云云
以訂傳誤刪去前一行講字即符字數謹識
于謙傳會額森與托克托布哈搆怨　臣章宗瀛按外
國傳額森姊為托克托布哈妻額森欲立其姊子托

克托布哈不從遂治兵相攻此傳云額森與托克托布哈搆語意未足搆字下似脫怨字謹按文義增入搆字下增怨字又托克托布哈較原板多一字擬刪二行大字四行而字以符匀刻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七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五十九

王驥 孫瑾 徐有貞

楊善 李實 趙榮 霍瑄 沈固 王越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長身偉幹便騎射剛毅有膽曉暢

戎畧中永樂四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免鹽

池逋課二十餘萬金尋遷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元年入為順天府尹宣德初擢兵部右侍郎代顧佐署都察院久之署兵部尚書九年命為真正統元年奉詔議邊事越五日未奏帝怒執驥與侍郎鄺埜下獄尋得釋阿勒台多爾濟巴勒數寇甘凉邊將屢失利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經理邊務未能制二年五月命驥往許便宜行事驥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追敵魚兒海子先退敗軍者誰僉曰都指揮安敬驥先承密旨戮敬

遂縛敬斬轅門并宣敕責都督蔣貴諸將皆股慄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閱軍甘凉汰三之一定更番法兵得休息而轉輸亦省俄阿勒台復入寇帝以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為副驥督軍三年偕諸將出塞以貴為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與貴約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敵走烏拉納貴帥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之禽左丞托羅斬首三百餘獲金銀印各一駝馬兵甲千

計驥與禮自梧桐林至額齊訥禽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户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而趙安等出昌寧至多喇溝亦禽右丞達嚕噶齊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多爾濟巴勒遠遁論功貴禮皆封伯而驥兼大理卿支二俸尋召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後起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數敗王師黔國公沐晟討之不利道卒以沐昂代昂條上攻取策徵兵十二萬人中官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驥可屬思大舉驥亦欲自效六年正月遂

拜蔣貴平蠻將軍李安劉聚為副而驥總督務軍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刑部侍郎何文淵侍講劉球先後疏諫不納瀕行賜驥貴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請得以便宜從事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至騰衝分道夾擊是年十一月與貴以二萬人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拔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至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

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叅將宮聚副將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軍分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踰月抵賊巢山陡絶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軍覘賊敗其伏兵賊更自門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會東路軍冉保等巳合木邦車里大候諸土軍破烏木弄戞諸寨遣别將守西義渡防賊軼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攻其

七門積薪縱火風大作賊焚死無算溺江死者數萬人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三十有奇犂其巢穴留兵守之而還明年四月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郎羅走安南俘其妻子傳檄安南縛之以獻五月師還帝遣户部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賜宴奉天門封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上柱國靖遠伯歲禄千二百石世襲指揮同知賜貂蟬冠玉帶貴進侯劉聚等遷賞有差從征少

卿李蕡郎中侯璉楊寧皆擢侍郎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思任發之竄緬甸也其子思機發復師餘衆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是年八月復命驥總督雲貴軍務師絫將冉保毛福壽以往未至而思機發遣弟招塞入貢緬甸也奏獲思任發要麓川地朝廷不納其貢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八年五月復命蔣貴為平蠻將軍調士兵五萬往發卒轉餉五十萬人驥初檄緬甸送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端是年

冬大兵逼緬甸緬人以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知緬人資木邦水利為脣齒且慮思機發將以獻其父故仇之故終不肯獻思任發驥乃趨者藍破思機發巢得其妻子部落而思機發獨脫去明年召還加禄三石命與都御史陳鎰巡延綏寧夏甘肅諸邊初寧夏備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軍士日久疲罷又益選軍餘防冬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用重困驥請歲一更當代者以十月至而代者留至來

年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帝善其議行之諸邊
當是時緬人已以思任發來獻而思機發竊駐孟養地
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兵振意終未慊要思機
發躬入朝謝沐斌帥師至金沙江招之不至諭孟養執
之以獻亦不聽命於是振怒欲盡滅其種類十三年春
復命驥總督軍務宫聚為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人往
明年造舟次金沙江蠻人柵西岸拒守官軍聯舟為浮
橋以濟拔其柵進破鬼哭山連下十餘寨墜溺死者無

算而思機發終脫去不可得是時官軍踰孟養至孟那池地在金沙江西法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諸蠻見大軍皆震怖而大軍遠涉驥慮餽餉不繼亟謀引還時思機發雖遁匿而思任發少子思陸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表誓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驥凡三征麓川卒不得思機發議者咎驥等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大畧謂驥等多役民夫舁綵繒

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瞿亨等俟賊解多捕魚户為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為功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而命英從驥軍自效英知往且獲罪匿不去當是時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及諸城堡貴州東路閉驥至武昌

詔還軍討苗會英宗北狩羣臣劾王振幷及驥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命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侍郎侯璡總督軍務已而苗益熾衆至十餘萬平越被圍半歲巡按御史黃鎬死守糧盡掘草根食之而驥頓軍辰沅不進景泰元年鎬草疏置竹筒中募人自間道出聞於朝更命保定伯梁瑤為平蠻將軍益兵二萬人侯璡自雲南督之前疾戰大破賊盡解諸城圍而驥亦俘剗平王蟲富等以獻驥還命總督南京機務其冬乞

世券與之南畿軍素偷惰驥至以所馭軍之法教之于謙

弗重也朝廷以其舊臣寵禮之三年四月賜敕解任奉

朝請驥年七十餘躍馬食肉盛聲伎如故久之石亨徐

有貞等奉英宗復辟驥與謀賞稍後上章自訟言臣子

祥入南城為諸將所擠墮地幾死令論功不及疑有蔽

之者帝乃官祥指揮僉事而命驥仍兵部尚書理部事

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祿大夫餘如故

數月請老又三年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傳

子琮及孫添添尚嘉善長公主再傳至孫瑾嘉靖初提
督三千營協守南京還掌左府久之佩征蠻將軍印鎮
兩廣廣東新寧新思平間多髙山叢箐亡命者輙逃入
諸猺中吏不得問衆至萬餘人流劫髙要陽江諸縣官
軍討之輒失利三十五年春瑾與巡撫都御史談愷檄
諸路土兵誅其魁陳以明悉平諸巢捷聞加太子太保
而扶蔡葵梅諸山峝馮天恩等據險為冦者亦數十年
瑾復督軍分道進勦破巢二百餘復以功廕一子錦衣

百户言官劾其暴横名還爵傳至明亡乃絶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珵吳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時承平既久邊備婾惰而西南用兵不息珵以為憂正統七年疏陳兵政五事帝善之而不能用十二年進侍講十四年秋熒惑入南斗珵私語友人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還及土木難作郕王召廷臣問計珵大喜曰驗之星象稽之

歷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太監金英叱之胡濙陳循咸執不可兵部侍郎于謙曰言南遷者可斬也珵大沮不敢復言景帝即位遣科道官十五人募兵於外珵行監察御史事往彰德寇退名還仍故官珵急於進取自剏南遷議為內廷訕笑久不得遷因遺陳循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而是時用人多決於少保于謙珵囑謙門下士遊說求國子祭酒謙為言於帝帝曰此議南遷徐珵邪為

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珵不知譏之薦之也以為沮已深怨譏循勸珵改名因名有貞景泰三年遷右諭德河决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策三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艘請急塞决口帝勑有貞如竑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决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决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决徒勞無益臣不敢

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治渠建閘起張秋以接河沁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為九堰障之更築大堰楗以水門閱五百五十五日而工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方工之未成也帝以轉漕為急工部尚書江淵等請遣中書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期三月畢工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議遂寢事竣召還佐院事帝厚勞之

復巡視漕河與濟寧十三州縣河夫多負官馬及他雜辦所司趣之亟有貞為言免之七年秋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惟有貞為言免之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抵濟寧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還朝帝乃見奬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八年正月景帝不豫石亨張軏等謀迎上皇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徐元玉善奇策盍與之圖亨即夜至有貞家聞之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陰達之矣令太監曹吉祥入

白太后辛巳夜諸人復會有貞所有貞升屋覽乾象亟

下曰時至矣勿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詭言備非常

勒兵入大内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入復

閉以遏外兵時天色晦冥亨軏皆惶惑謂有貞曰事當

濟否有貞大言必濟趣之行既薄南城門錮毀牆以入

上皇燈下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轝兵

士惶懼不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星月忽開朗上

皇各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内上皇曰朕太

上皇帝也遂反走乃升奉天門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歳景帝明當視朝羣臣咸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譟聲方驚愕俄諸門畢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即日命有貞兼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尚書有貞謂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為言於帝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禄千一百石世錦衣指揮使給誥券有貞遂誣少保于謙大學士王文殺之内閣

諸臣斥逐畧盡陳循素有德於有貞亦弗救也事權盡歸有貞中外咸側目而有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帝亦傾心委任有貞既得志則思自異於曹石窺帝於二人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亦為之動御史楊瑄奏劾亨祥侵占民田帝問有貞及李賢等皆對如瑄奏有詔奬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構有貞帝方眷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小豎竊聽得之故洩之帝帝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某日語某

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疏有貞會御史張鵬等欲糾亨
他罪未上而給事中王鉉泄之亨吉祥二人乃泣訴於
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併逮繫有貞及李賢
忽雷雹交作大風折木帝感悟重違亨意乃釋有貞出
為廣東叅政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
斥乘輿云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為之遂追執有
貞於德州幷士權下詔獄搒治無驗會承天門災肆赦
亨吉祥慮有貞見釋言於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

云纘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為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當棄市詔徙金齒為民亨敗帝從容謂李賢王翱曰徐有貞何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乃釋歸田里成化初年冠帶閒住有貞既釋歸猶兾帝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以鐵鞭自隨數起舞馬及聞韓雍征兩廣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乃卒有貞初出獄時擕士權背

曰予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金齒歸士權時往候之絶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重士權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年十七為諸生成祖起兵預城守有勞授典儀所引禮舍人永樂元年改鴻臚寺序班善偉風儀音吐洪亮工進止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累進右寺丞仁宗即位擢本寺卿宣德六年被劾下獄褫冠帶踰月正統六年子容詐作中官書假金於尚書

吳中事覺謫戍威遠衛置善不問久之擢禮部左侍郎仍視鴻臚事十四年八月扈駕北征及土木師潰善間行得脫額森將入寇改左副都御史與都督王通提督京城守備寇退進右都御史視鴻臚如故景泰元年廷臣朝正畢循故事相賀於朝房善獨流涕曰上皇在何所而我曹自相賀乎衆媿為之止是年夏李實羅綺使衛拉特議罷兵未還而額森使至言朝廷遣使報阿拉知院而不遣大臣報可汗及太師事必不濟尚書王直等

奏其言廷議簡四人為正副使與偕行帝命侯李實還

議之已而實將至及命善及侍郎趙榮為使齎金銀書

弊往先是袁敏者請齎服御物問上皇安不納及是尚

書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

不報時額森欲還上皇而敕書無奉迎語自齎賜額森

外善等無他賜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

既至其館伴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

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

為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令南征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馬蹄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猱猱伴色動善曰惜哉令皆置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以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額森明日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乃背盟見

攻何也額森曰柰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
徃多不歸又減歳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歳增價難繼
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帛剪裂
者通事為之事露誅矣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
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
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為貢使受宴賜上名或浮
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減乃虚數有其人者固不
減也額森屢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

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兩國俱樂不亦美乎額森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為之若載之敕書是太師迫於朝命非太師誠心也額森大喜問上皇曰將復得為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也森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贖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為好男

于垂史策頌揚萬世額森笑稱善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復位額森懼失信不可竟許善奉上皇還時舉朝競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賞遷左都御史仍涖鴻臚事二年廷臣朝正旦畢修賀朝房善又曰上皇不受賀我曹何相賀也三年正月加太子太保六年以衰老乞致仕優詔不許善狀貌魁梧應對捷給然無學術滑稽對客鮮莊語家京師治第郭外園多善果歲時饋公卿戚里中貴無不得其歡

心振用事善媢事之至是又與石亨曹吉祥交結天順元年正月亨吉祥奉上皇復辟善以預謀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興濟伯歲禄千二百石賜世券掌左軍都督府事尚書胡濙頌善迎駕功命兼禮部尚書尋改守正文臣善使衛拉持擕四子行至是並得官又為從子養子乞恩得官者復十數人氣勢烜赫招權納賄亨輩嫉而間之以是漸疎外二年五月卒贈興濟侯謚忠敏善頁才辨以巧取功名而憸忮

為士論所棄其為序班坐事與庶吉士章樸同繫獄久之相狎時方窮治方孝孺黨樸言有家孝孺集未及燬善從借觀密奏之樸以是誅死而善得復官于謙王文之戮陳循之竄善亦有力焉子宗聚爵後革奪門功降金吾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李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七年進士為人恣肆無拘檢有口辨景泰初為禮科給事額森令班扎勒托勸議和實請行擢禮部右侍郎以往少卿羅綺為副至則見上皇頗得額森要領還言額森

請和無他意及楊善往上皇果還是年十月進右都御史巡撫湖廣五年召還掌院事初實使謁上皇請還京引咎自責失上皇意後以居鄉暴横斥為民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元時入國中家閩縣舅薩琦官翰林從入都以能書授中書舍人正統十四年十月額森擁上皇至大同知府霍瑄謁見慟哭而返額森遂犯京師奉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迓榮慨然請行大學士高穀拊其背曰子忠義人也解所佩犀帶贈之即擢大理寺少

卿充鴻臚卿偕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諸物額森以非大臣遣之還而邀于謙石亨王直胡濙出景帝不遣改榮太常少卿仍供事内閣景泰元年七月擢工部右侍郎偕楊善等往勑書無奉迎語善口辨榮左右之竟奉上皇歸進左侍郎行人王宴請開沁河通漕運再下廷議言不便遣榮往勘還亦言不便尋奉勑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河道衆以榮不由科目慢之榮怒多所撻辱又自攝衣探水深淺三司各上章言榮單馬馳

走驚駭軍民杖傷縣官鬻廩米多取其直撫按薛希璉張琛亦以聞章下治河僉都御史徐有貞聚奏法司言榮雖失大體終為急于國事鬻米從人所為諸臣侮大臣抗敕旨宜逮治希璉琛亦宜罪帝令按臣責取諸臣供狀宥之天順元年進尚書曹欽反榮策馬大呼于市曰曹賊作逆壯士同我討罪果有至者即率之往賊平英宗與李賢言歎榮忠命兼大理寺卿食其俸七年以疾罷成化十一年卒賜恤如制霍瑄字廷璧鳳翔人由

鄉舉入國學授大同通判正統十二年以武進伯朱冕薦就擢知府額森擁英宗至城下瑄與理餉侍郎沈固等出謁叩馬號泣衆露刃叱之不為動上皇命括城内金帛瑄悉所有獻之上皇嘉歎寇數出沒大同渾源伺軍民樵採輒驅掠或幸脫歸率殘傷肢體遺民相率入城無所棲又乏食瑄俱為奏之老弱聽�徙發粟振而所留城守丁壯除賦役秩滿當遷鎮巡諸臣乞留詔加山西右參政仍治府事英宗復位徵拜瑄工部右侍郎

而固亦以石亨薦起為户部尚書既而巡撫上瑄治行賜誥旌異初瑄在大同巡撫年富被逮瑄資其家還里為鎮守太監韋力轉所惡撻之十餘至是瑄以聞且言力轉每宴輒用妓樂服御僭侈如王者强取部民女為妾力轉亦訐瑄違法事帝兩釋焉其年轉左賜二品服成化初屢為言官所劾命致仕卒於京師瑄初治郡有聲晚節不檢特以艱危時見知天子遂久列顯位沈固丹陽人永樂中起家鄉舉積官至尚書石亨敗乞休去

王越字世昌濬人長身多力善射涉書史有大畧登景泰二年進士廷試日旋風起颺其卷去更給卷乃畢事授御史出按陝西聞父訃不俟代輒歸為都御史所劾帝特原之天順初起掌諸道章奏超拜山東按察使七年大同廵撫都御史韓雍召還帝難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賢薦越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帝喜擢右副都御史以行甫至遭母憂奪情視事越乃繕器甲簡卒五修堡砦減課勸商為經久計成化三年

撫寧侯朱永征馮拉噶以越贊理軍務其秋兼巡撫宣府五年冬寇入河套延綏巡撫王銳請濟師詔越帥師赴之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豐水草東距山西偏頭關西距寧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唐三受降城在河外故内地明初阻河為守延綏亦無事自天順間馮拉噶等三部始入為寇然時出沒不敢久駐至是始屯牧其中屢為邊患越至榆林遣游擊將軍許寧出西路龍州鎮靖諸堡范瑾出東路神木鎮羌

諸堡而自與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為聲援寧戰黎家澗瑾戰崖窯川皆捷右參將神英又破敵于鎮羌寇乃退明年正月以捷聞越引還抵偏頭關延綏告警兵部劾越擅還詔弗罪而令越屯延綏近地為援寇萬餘騎五路入掠越令寧等擊退之進右副都御史是年三月朝廷以阿勒楚爾等擾邊不止拜撫寧侯朱永為將軍與越共圖之破敵開荒川追奔至牛家寨阿勒楚爾中流矢走論功進右都御史又明年越以方西征辭大同巡

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然是時寇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永越乃條上戰守二策尚書白圭亦難之請敕諸將守其年寇復連入懷遠諸堡永越禦却之圭復請大舉搜套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議時永已召還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乃拜武靖伯趙輔為平虜將軍敕陝西寧夏

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越總督軍務比至寇方深入環慶固原飽掠軍竟無功越輔以們都埒博爾呼沙克嘉策凌方强盛勢未可破乃奏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令餽餉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斂内釁可虞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鄜延沿邊軍民悉令内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塹築牆以為保障奏上廷議不決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陜荒旱芻糧缺供邊

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
臣等亦暫還朝于是部科諸臣劾越輔欺謾會輔有疾
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明年越與聚敗寇漫天嶺進左
都御史是時三遣大將皆以越總督務寇每入小撃輒
去軍罷即復來率一歲數入將士益玩寇而寇勢轉熾
其年九月們都㘶及博囉呼沙克嘉策凌留妻子老弱
于紅鹽池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越策寇盡
銳西不備東偏乃率延綏總兵官許寧遊撃將軍周玉

各將五千騎為左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鹽灘兩晝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塵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冦處下風乘風轟之蔑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擢為千户分兵千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禽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及們埒都等飽掠歸則妻子畜産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敢復居河套西陲息肩者數年初文臣視師者率從大軍後出號

令行賞罰而已越始多選跳盪士為腹心將親與冠拷以間覘敵累重邀刦之或剪其零騎用是數有功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于固原舉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詔罷琬即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論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紀功郎中張謹兵科給事中郭鏜等論劉聚等濫殺冐功並劾越妄奏越方自以功大賞薄遂怏怏稱疾還朝明年與左都御史李賓同掌院

事兼督十二團營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節為朝議所齮至是乃破名檢與羣小閹通奸人韋英者以官奴從征延綏冐功得百户汪直掌西廠用事英為爪牙越因英自結于直內閣論罷西廠越遇大學士劉吉劉珝于朝顯謂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去商萬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為此珝曰吾輩所言非為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為越不能對兵部尚書項忠罷越當

遷而朝命予陝西廵撫余子俊越彌不平請解營務優詔不許因自陳搗巢功為故尚書白圭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録乞移所加官酬之子俊亦言越賞不酬功乃進兵部尚書仍掌院事尋加太子太保越急功名汪直初東征越望督師為陳鉞所沮鉞驟寵心益豔之十六年春延綏守臣奏寇潛渡河入塼虜越乃説直出師詔拜保國公朱永為平虜將軍直監軍而越提督軍務越説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

會榆林越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猫兒莊分數道值大風雨雪晦㝠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駞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封越威寧伯世襲歲禄千二百石越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不欲就西班御史許進等頌其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明年復與直永帥師出大同適寇入掠追擊至黑石崖禽

斬百二十餘人獲馬七百匹進太子太傅增歲禄四百石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從勲臣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五軍營兵督團營如故自是真為武人且望侯矣其年五月宣府告警命佩平寇將軍印充總兵官復以直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赴之比至寇已去因留屯其地至冬而直為其儕所間寵衰越等再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亦代直為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已大同總官孫鉞卒即命越代之而以直總鎮大同宣府悉召京

營將士還明年寇犯延綏越等調兵援之頗有斬獲益
禄五十石帝是時益知越直交結狀大學士萬安等以
越有智計恐誘直復進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
益衰明年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詔奪爵除名謫居安陸
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且使使齎敕諭之越聞使
至欲自裁見敕有從輕語乃稍自安越既為禮法士所
疾自負豪傑驁然自如飲食供奉擬王者射獵聲樂自
恣雖謫徙不少衰故其得罪時議頗謂太過而竟無白

之者孝宗立敕還𢎞治七年越屢疏訟寃詔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年七十耄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乃寢十年冬寇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乃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邊務兼廵撫越言甘鎮兵弱非籍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解廵撫事從之明年越以寇巢賀蘭山後數擾邊乃分兵三路進勦斬四十三級獲馬

駝百餘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恨其冬卒于甘州贈太傅謚襄敏越姿表奇偉議論飈舉久歷邊陲身經十餘戰知敵情偽及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成算奬拔士類籠罩豪俊用財若流水以故人樂為用又嘗薦楊守隨侶鍾屠滽輩皆有名于世睦族敦舊振窮卹貧如恐不及其膽智過絶於人嘗與朱永帥千人巡邊寇卒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陣自固寇疑未敢前

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自牵驍勇為殿從山後行五十里抵城謂永曰我一動寇追躡無噍類矣示暇以憨之也下馬行無軍聲令寇不覺耳性故豪縱嘗西行謁秦王王開筵奏妓越語王下官為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因盡乞其妓女以歸一夕大雪方圍爐飲諸妓擁琵琶侍一小校詗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大喜酌金巵飲之命彈琵琶侑酒即以金巵賜之語畢益喜指妓絕麗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校皇恐謝越大笑立予

之校所至為盡死力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死而將餒卒惰冐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贊曰人非有才之難而善用其才之難王驥王越之將兵楊善之奉使徐有貞之治河其才皆有過人者假使隨流平進以幹畧自奮不失為名卿大夫而顧以躁于進取依附攀援雖剖符受封在文臣為希世之遇而譽望因之隳損甚亦不免削奪名節所繫可不重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考證

王驥傳明年四月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郎羅走安南俘其妻子傳檄安南縛之以獻　臣黄壽齡按是時韋郎羅以維摩州判自稱廣新王故命驥回師討之見識大録謹附考

徐有貞傳正統七年疏陳兵政五事帝善之而不能用　臣黄壽齡按軍政五事一每年秋冬遣將廵邊一

於西安八府募兵一命大臣舉邊將一遣大臣練兵

一命天下選舉武勇見明英宗實錄謹附考

徐有貞傳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治渠建閘起張秋

以接河沁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為九堰障之更築大

堰楗以水門閲五百五十五日而工成名其渠曰廣

濟　臣黄壽齡按河渠志有貞治張秋渠成賜名廣

濟傳作廣渠誤謹據改

楊善傳成化初屢為言官所劾命致仕卒於京師　臣

黄壽齡按瑄以詈其屬司郎中何經為經訐其諸不法事雖未加罪因是鬱鬱不樂乞致仕見明陸簡所撰傳史云為言官所劾當指此謹附考

王越傳明年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詔奪爵除名謫居安陸　臣黄壽齡按汪直之謫在成化十九年八月坐其黨貶黜者王越而外尚有載縉等見明實録謹附考

